# 应玚：建安七子中最没名气的一位，踌躇满志最终却壮志难酬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4-07-15

*应玚 [yáng]，字德琏，东汉末年文学家，建安七子之一，擅长作赋与诗歌。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曹丕编的《典论·论文》说：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，广陵陈琳孔璋，山阳王粲*

应玚 [yáng]，字德琏，东汉末年文学家，建安七子之一，擅长作赋与诗歌。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

曹丕编的《典论·论文》说：“今之文人，鲁国孔融文举，广陵陈琳孔璋，山阳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伟长，陈留阮瑀元瑜，汝南应玚德琏，东平刘桢公干。斯七子者，于学无所遗，于辞无所假，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，仰齐足而并驰。”

这七个建安年间的才子，就有了“建安七子”的合称。

其中提到的“汝南应玚德琏”，就是东汉汝阳南顿(今河南省项城市西北)人应玚。

应玚 [yáng]，字德琏，汉灵帝熹平六年(公元177年)生于河南南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。

从文学地位上来看，应玚现存的作品，只有六首诗、十五篇赋和五六篇文章，其中残缺的又占相当比例。

建安七子之中，应玚可能是最没名气的一个，可以看到的资料也很少。

应家祖上有个老奶奶，一天，她到土地庙烧香，忽见一道神光照在庙门上。

老奶奶就找人来算了一卦。

算卦的人说：这是天降祥瑞，你的后代一定会有出息的!

应玚就是这位老奶奶的七世孙。

应玚的祖父名叫应奉，曾做过武陵郡守、司隶校尉(这在汉军中已是不低的职位了)，是东汉著名学者，著有《感骚》30篇和《汉书后序》。

应玚的伯父名叫应劭，也当过司隶校尉，也是东汉著名学者，撰述颇丰，曾删定《汉仪》、并著有《风俗通》等百余篇。

应玚的父亲名叫应珣，虽才气不及父兄，但亦颇有才名，曾任司空掾(司空是三公之一，掌监察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长官，司空掾就是隶属于司空府的官员)。

应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，耳濡目染，诗学文章自然大为长进。

他生逢乱世，到处飘零，虽踌躇满志，最终却壮志难酬。

他还有个弟弟，名璩，字休琏，也和他一样有才。

后人尝把他们二人的作品合为一集，日《应德琏休琏集》。

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，后转为平原侯庶子。

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，应玚为将军府文学。

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，应玚卒于疫疾。

应玚擅长作赋，有文赋数十篇。

东汉末年，西凉军阀董卓掌控朝中大权，一时军阀割据、战事频繁。

应玚7岁时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，从此天下大乱。

他的家乡很快就被黄巾军占领，因应家世代为朝廷服务，不得不举家出逃。

当时，士人为逃避战祸，四处流窜，多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。

应玚一家当时就和其他士族家庭一样，去南方的荆州避乱，之后又回到颍川、许昌一带。

到应玚差不多20岁时，应家终于在袁绍占领的邺城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)落了脚。

应玚因为诗文做得好，很快就在邺城文学圈小有名气。

建安九年(公元204年)，曹操大败袁绍，攻占了邺城。
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曹操，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、曹植，都喜欢舞文弄墨，爱好诗辞文赋。

在邺城，曹植、曹丕都很敬重应玚，经常邀他和众人一起宴游吟诗

曹操也是个很爱才之人，就把应玚招进了相府，封他为丞相掾属。

“建安七子”中的陈琳、阮瑀和刘桢也是丞相掾属。

陈、阮的地位要比应、刘的地位更高一些，因为他们负有“掌章表书记文檄”之责。

应玚、刘桢则只是单纯的文学侍从。

后来，应玚被安排到曹植门下做曹植儿子的老师兼曹植的文学侍从。

应玚的主要工作，就是陪曹操打打猎，写写颂扬丞相英明神武的诗文，或是陪曹氏兄弟喝喝酒、谈谈诗、论论文，写写命题作文什么的。

比如曹操下令征乌桓，应玚就写一篇《撰征赋》助兴。

奋皇佐之丰烈，将亲戎乎幽邻。

飞龙旗以云曜，披广路而北巡。

崇臀郁其嵯峨，华宇烂而舒光。

摛云藻之雕饰，流辉采之浑黄。

辞曰：

烈烈征师，寻遐庭兮。

悠悠万里，临长城兮。

周览郡邑，思既盈兮。

嘉想前哲，遗风声兮。

应玚和刘桢有一次陪曹植去看了一场斗鸡，回来后，曹植写了一首《斗鸡诗》，应、刘也跟着各作了一首《斗鸡诗》。

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，曹丕被任命为了五宫中郎将、副丞相。

应玚也同时被任命为了五宫中郎将文学，成为了曹丕的文学侍从。

也正是在曹丕门下，应玚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。

在一次宴会上，应玚写了一首《侍五宫中郎将建章台集诗》，成为了他的代表作。

朝雁鸣云中，音响一何哀!

问子游何乡?戢翼正徘徊。

言我寒门来，将就衡阳栖。

往春翔北土，今冬客南淮。

远行蒙霜雪，毛羽日摧颓。

常恐伤肌骨，身陨沉黄泥。

简珠堕沙石，何能中自谐。

欲因云雨会，濯羽陵高梯。

良遇不可值，伸眉路何阶。

公子敬爱客，乐饮不知疲。

和颜既已畅，乃肯顾细微。

赠诗见存慰，小子非所宜。

为且极欢情，不醉其无归。

凡百敬尔位，以副饥渴怀。

应玚对于公宴的认识无疑是他们这一帮人中间最深刻的，所以他也最是半醉半醒。

应玚对于公宴的描写意不在描述一场宴会，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主持公宴的那位公子身上。

应玚以孤雁自喻，说自己飘零了这么多数年，就想能找到一个可以栖身之所。

应玚说，“我终于找到了，那就是五宫中郎将，您啊!”

可见，应玚是一个典型的没有远大抱负的人，只想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安安稳稳一辈子。

但盛宴不常、欢会短暂，人不可能总是活在快乐的高潮，偶尔达到，就该珍藏一生。

可是谁愿意平庸一生呢?

但应玚作为帮闲之官，他又能怎么样呢?

那些野心政治家领导们定下的意旨，你违背了又能如何?最后还不是惹祸上身，孔融、祢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在东汉末年那个战乱年代，应玚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读书人，除了会写个诗作个赋之外，除了这样，还能有什么选择呢?

不如就这样过吧。

除了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，应玚还有一项爱好——围棋。

他不但经常与人下棋，还写了一本名为《弈势》的围棋专著。

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，一场瘟疫横扫中国北方。

曹植记载那场瘟疫时写道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”。

应玚也“建安七子”中的徐干、陈琳、刘桢等人，就死在了这场瘟疫中。

一年后，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书中评价应玚：“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，其才学足以著书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!”

同时曹丕也深情回忆了和建安七子交往的点点滴滴：

“前一年流行疾疫，亲戚朋友多数遭受不幸，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，很快相继都去世，我内心的悲痛怎么能用言语表达啊?过去在一起交往相处，外出时车子连着车子，休息时座位相连，何曾片刻互相分离?每当我们互相传杯饮酒的时候，弦乐管乐一齐伴奏，酒喝得痛快，满面红光，仰头吟诵自己刚作出的诗，每当沉醉在欢乐的时候，恍惚间却未觉得这是难得的欢乐。我以为百年长寿是每人应有一份，长久地相互在一起，怎想到几年之间，这些好朋友差不多都死光了，说到这里非常痛心。”(昔年疾疫，亲故多离其灾，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，痛可言邪?昔日游处，行则连舆，止则接席，何曾须臾相失!每至觞酌流行，丝竹并奏，酒酣耳热，仰而赋诗，当此之时，忽然不自知乐也。谓百年己分，可长共相保，何图数年之间，零落略尽，言之伤心。)
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